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話本 – 清平山堂話本 老馮唐直諫漢文帝

……葛亮，越范蠡，唐郭子儀，分兩行為十哲。兩廊下分口口，列口口十二人，左押班白起，右押班孫臏，其餘各有資次。口口准奏，便下詔建廟，供器祭物，一切完備。後至五代，未嘗或缺。至宋太祖武德皇帝登基於汴梁，大展殿廟。故唐時雖各州有廟，並體長安所建，未甚廣大，宋朝增廣甚盛。乾德正年，太極車駕幸國子監，聽諸儒講說前代史書。時有丞相趙普，尚書竇儀、張昭侍側。太祖聽講周齊太公用兵之法，聖情大喜，隨問：「武成廟在何處？」張昭奏曰：「只在國學之西。」太祖駕往武廟，上殿燒香，令丞相趙普替拜，已下百官亦皆拜。天子逐一問其功勞，趙普等以本傳對。

太祖策玉塵斧，下殿左廊，指押班：「此何人也？」竇儀曰：「秦將白起也。」太祖曰：「莫非坑趙卒四十萬乎？」竇儀曰：「然。」太祖大怒，指白起畫像而言曰：「坑降殺順之人何得押班？」以塵斧划碎其面，回顧趙普曰：「當以何人代之？」普曰：「非吳起不可。」太祖問吳起事，普奏呈吳起之書。吳心大喜，便令即日代之，就書其事於上。

後太祖崩，太宗傳位真宗，國家昇平無事。真宗詔史官講前代名臣列傳，遂命駕幸武廟，上殿燒香，令丞相替拜。逐一問。問至韓信，真宗曰：「信曾反漢遭誅，何得廟食？可貶出廟！」尚書張詢出奏：「唐李勣曾阿諛言，高宗幾乎喪國此時高宗欲立武氏，諸大臣皆不可。勣曰：『家事豈問大臣？』遂立武氏，險送了大唐。此人亦不可入廟。」真宗曰：「韓信、李勣，皆有大罪，合貶下殿。」諸葛亮雖有微功，乃忠善之士，不可降之。」奏請：「趙充國乃漢之名將，年七十猶建大功，可代韓信之位。李茂威震華夏，唐之功臣，可代李勣之位。」真宗從之。又奏：「伍子胥曾鞭主屍，趙雲曾叱主母，此二人不堪入廟。」真宗曰：「此二人亦英杰也，可於門首享祭。」至今於武廟為把門將。仁宗朝加武成王為昭烈，不則仁宗立廟，唐太宗有凌煙閣圖畫功臣，漢光武建雲台以祀諸將，不則雲台凌煙，西漢高祖亦曾在香火院畫前代功臣。高祖於香火院畫功用於壁間，令人四時享祭。

今日說漢文帝朝，有一大將，姓魏名尚，官拜雲中留守，屯兵十萬，殺得匈奴不敢望南牧馬，聞魏尚之名，肝膽皆碎。文帝為邊上戰士多負勤勞，令中貴仇廣居賃金帛五十車，直往雲中勞軍。魏尚接著仇太尉館驛中安下，隨即喚管軍口交割金帛，便行給散，自己合得亦皆依散。

仇太尉見魏尚相款甚薄，心中不悅，臨起身，使人問魏尚索回程厚禮。尚曰：「天子為王事而來，彼為私心而來！」去人回報此語。仇廣居大怒，不辭而回。至長安，文帝問：「勞軍若何？」廣居曰：「軍將虛受其賜，皆怨主也。」文帝大怒，便差皇叔劉昂為雲中留守，就調遣本部軍馬，兼問魏尚克減情罪。劉昂到郡，將魏尚拿下，長枷送獄，勘問其實。軍將無一個不下淚。

細作深聽得，報知匈奴。匈奴大起番軍，兵分兩路，一取雲中郡，一取河東上黨郡。劉昂聽知番軍來，引魏尚所轄軍馬出鏡。軍馬皆無戰心，交鋒未戰先走。番軍趕至，亂軍中殺死劉昂。其餘各逃難歸。

雲中文書雪片也似告急。文帝急聚文武商議，令中大夫金勉引軍五萬，守飛狐關（今之代州之地）；令楚相蘇意引軍五萬，守句注關（郡，雁門也）；前將軍張武引軍五萬，守北地（今之真定是也）。三路首尾相接，同救雲中之危，即日起程。這三路軍馬雖去把守邊關去處，不曾得匈奴半根折箭。匈奴增添人馬，三路攻擊。

飛報至緊，文帝懷憂。又令宗正卿劉禮引軍三萬，於霸上屯駐；左將軍徐厲引軍三萬，於棘門屯駐；有將軍周亞夫引軍三萬，於細柳營屯駐。細柳營在渭河北，昆明池南，京兆之西。三路軍以防不虞，其餘軍馬盡移北邊助敵。凡百餘日，並不見邊廷報捷之書。

文帝甚憂，乃引近臣僚黃門戶尉三千餘人，各乘馬匹，棘門、霸上、細柳三處勞軍。文帝先使近臣傳旨至棘門，左將軍徐厲令將士皆全裝，離營三十里迎接車駕。天子降旨，每軍士一名，絹一匹，銀十兩，肉五斤，酒一瓶。左右自有去散之人。眾軍聲喏，以謝聖恩。

次日至霸上，宗正劉禮大小三軍亦去三十里迎接，如棘門一般賞軍。天色已晚，文帝往細柳營去。半途，迎著傳聖旨的人，回奏：「雖聽了聖旨，不開營門。」天子催動龍車，直至細柳營前，並無一人迎接。左右皆驚。

文帝至營門，令近臣傳聖旨：「天子親至行營，特來犒軍。」把門都尉回言：「天昏日暮，不是天子遠來時分，恐引奸詐。」屯門不開。奉御曰：「天子有詔，汝何人？敢抗拒耶？」都尉曰：「軍中只聞將軍令，不聞天子詔！」奉御回奏。文帝令持漢節而往。都尉於門首側門接漢節，人見亞夫。亞夫曰：「既有漢節，天子必至。休開大門，開側門，止放天子一人一騎入寨，其餘當在轅門之外。」

都尉傳令，眾官下馬，天子按轡而行。入營，至帳下馬。亞夫不拜，以軍禮見天子。天子賞軍已畢，急急上馬。亞夫送至門首，再不遠出。眾官一齊下馬，徐奏與文帝：「亞夫罔上耶？」文帝曰：「此真將軍也！向者棘門、霸上，如兒戲耳！」眾官皆不能答。

文帝迴鸞，至安陵。眾鄉老皆拜舞於道傍。文帝曰：「汝等皆安乎？」鄉老曰：「托陛下洪福齊天下，一歲收三歲糧米，科斂甚輕，下民皆鼓腹謳歌。陛下真乃聖明堯舜之君！」文帝大喜，幸香火院，下馬踞牀而坐。鄉老皆獻盤饌，文帝甚喜，就留下在院中。

黃昏秉燭，見一老人，鬚眉皆白，拜於階下，文帝問曰：「卿何人也？」老者曰：「臣歷仕二朝，直香火院使臣中郎署長馮唐。」文帝曰：「卿於何年入仕？」馮唐曰：「臣先大父仕於趙國。臣歷於秦，至本朝，歷事凡四十年矣。」文帝曰：「四十年曆事吾朝，如何只在西廊署？此微末官耳！」馮唐曰：「臣生趙時，正在童稚之間。吾遭秦亂，坑戮儒生。及至先皇重興之時，好武臣，但小臣能文，因此不用。今者幸遇聖主臨朝，崇儒重道，以年逾八十，已無用於世矣！」文帝大笑曰：「卿雖世雄才，奈何卻如此之命薄耳！」賜錦墩而坐。馮唐再拜於前。

少頃，文帝更衣，執塵斧入院燒香。禮畢，閒觀兩廊壁，各畫十餘人，皆衣冠士。文帝回顧，見眾臣宰並鄉老環立於階下，乃問曰：「此畫者何人也？」馮唐對曰：「皆前代功臣也。」帝喜，召唐近前，逐一問之。見於內二人，形容魁偉，帝指而問曰：「此二人，何代功臣也？」唐曰：「此趙國廉頗、李牧也。」帝曰：「朕昔居代州，常聞趙將李齊戰於巨鹿之下。朕寢食未嘗忘之。李齊比頗、牧如何？」唐曰：「臣父皆仕於趙，足知李齊之為人，比之廉頗、李牧，十不及一。」帝笑曰：「朕常讀《史記》，亦知頗、牧之善用兵，李齊不及也。朕若得廉頗、李牧，何慮匈奴耶？」馮唐進前曰：「陛下雖得廉頗、李牧，亦不能用。」文帝瞪目而視老馮，面有愧色，縱步下階，逕往閣中。人皆指老馮曰：「此老干犯聖威，必死矣！」唐容無愧色。

少刻，文帝呼近御臣宣馮唐入閣中。帝曰：「朕雖不明，卿何故於稠人中面折寡君耶？」唐拜於地，答曰：「臣乃山野村夫，不識忌諱，誤觸天威，罪該萬死！」帝命平身。良久，帝曰：「卿何知寡人不能用頗、牧耶？」唐曰：「赦臣死罪，方敢奏。」帝曰：「盡該赦下，卿無隱焉！」

唐曰：「臣聞古之帝王得天下者，初拜將時，須與築壇三層，遍詔士卒。天子親以山鹿黃鉞，兵符將印，跪而進曰：「閣之內，寡人制之；外者，將軍制之。」其軍天子不校，出入聽其任用。先皇亦曾捧轂推輪，以拜韓信為大將。此古命將之道也。昔李牧在趙為將，革車一千三百乘，精騎一萬三千匹，百金之士五萬人，乃一人價百金也。由是北逐匈奴，南支韓魏，西拒強秦，破東胡，滅澹林，縱橫天下，遂為霸國。四海之人，皆知李牧之英雄，莫敢犯也。從趙王遷立為君，其母出身倡優，用郭開為相，開素惡李牧，妄言反叛，將李牧殺之，趙國遂滅。今聖朝魏尚，為雲中留守，其軍市之租，盡饗士卒。另借祿養錢，五日一錠，率養賓客、軍吏、舍人。由是北拒匈奴，不敢正眼而覷視中原。此皆魏尚之力也。雲中戰士，豈知有尺籍五符哉！不顧性命，終日力戰，

方能上功。幕府一言不相應，文墨之吏法繩之，聖朝法不明，賞太輕，罰太重。此亦未足為怪。魏尚國之柱石，陛下信聽讒佞之言，罷其官爵，奪其軍權，下獄問罪，以致匈奴長驅大進，輕視中國。以此推論，故此陛下有廉頗、李牧而不能用也。」

文帝愕然，拍其股而歎曰：「非卿所奏，則寡人遭萬世之罵名！」一面傳旨，收仇廣居獄中，對馮唐曰：「卿勿以年老為辭，可持節親往雲中，赦魏尚之罪，就將各州兵馬，皆令本人調遣，以追匈奴。」馮唐再三不能推卻，次日，辭天子，持漢節，乘驛馬，投雲中來。

比及到郡，尚有百餘里，見一簇人馬，搖旗操鼓而來。馮唐大驚，駐馬而待之。見軍將向前而問曰：「持節者何人也？有甚公幹？」馮唐曰：「吾奉天子命，特來赦魏尚罪。」眾皆拜伏於地，曰：「某等皆是魏將軍所轄之人也。聞主無罪陷於縲紲之中，我等皆欲劫獄救主，投匈奴，以取中是。今天子既明，當拱手聽死。」馮唐曰：「汝等何不跟我入城，聽天子詔？」眾皆踴躍大喜。

馮自躍馬至雲中，獄中取出魏尚，聽聖旨罷，仍再交割兵符印。尚曰：「某自來與公無舊，何為力賜辨白也？」唐曰：「大丈夫生於世間，豈無公論？將軍威名播於四夷，誰不仰慕？但天子一時信聽讒言，以惑其眾心，如浮雲之蔽日。風至雲散，日復明矣！又何疑焉！」魏尚曰：「吾無可報公之大恩，公可暫停車驛於驛中，容某建一兩陣功勞，令公回長安報捷，庶幾不負公之重報。尊意若何？」唐曰：「老夫專待將軍好音。」魏尚再行訓練兵將。兵將皆大呼曰：「願死戰以報主公！」

尚引軍，整肅衣甲弓馬，口口部軍出陣先，與匈奴交鋒，匈奴猶以為等閒，長驅番兵，奮力衝突。尚引鐵騎數十，高豎旌旗，操戈直出。匈奴一見，眾癡呆，介弓矢放箭，望北而走。魏尚引鐵騎數千，大隊人馬如砍瓜截瓢之勢，番兵大潰，連夜進兵，克復州縣。匈奴王子知魏尚又領軍馬，連宵遁避。

尚掃蕩邊寨，不及半月，匈奴歸降，回見馮唐，謝曰：「若非丈丈，安能再得見天日！今匈奴遣使，齎名馬金珠，獻納上久。望同去長安，而見聖上，以奏前事。」馮唐大喜，持節同番使入朝奏知。文帝與馮唐曰：「若慧卿直言，朕幾乎損了良將。果然順頗、李牧不可及也。」准匈奴求和之事。宣魏尚入朝，封為關內侯，都督塞北軍馬。馮唐加為主爵都尉。唐再三拜謝。文帝賜田三千畝，住宅一區，冠服幾杖等。後年九十六歲，無疾病而終。

有詩曰：

三老興言可立邦，漢文屈己問馮唐。

當時若不思頗牧，魏尚何由得後桂？